



## 春联红,年味浓

■ 陕西汉中/羊白

过年贴对联,放鞭炮,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。红红的春联贴在门楣上,喜庆、气派,寓意又好,实在是很好的装饰!古往今来,高妙的对联不计其数,其中不乏书法精品。春联是对联家族里最实用的部分,表达的都是“福禄寿喜”等很世俗的愿望,比如:新春新景新气象,多福多财多平安。家和事顺好运来,人兴财旺鸿福长。写春联的人,至少得有点文化,毛笔字应该不错。雅俗共赏之间,就有了大致的文化认同。年年岁岁传承下来,便有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味道。

我从小喜欢春联,这和父亲有关。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,买春联要花钱,母亲舍不得,鼓动我父亲自己写。我父亲读过小学,毛笔字有一定的基础,只是从来没有在大纸上写过,他心虚,怕被人笑话。但又拗不过母亲,便找来废纸练了起来,在1979年的春节,我父亲写了他的第一副春联:春回大地普天同庆,一元复始万象更新。我当时小,不觉得这春联有什么好,现在看来,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,这春联里的激动和喜悦,是真情流露。

渐渐地,我父亲从春联里尝到了甜头。先是左邻右舍请他帮忙写春联,后来,谁家有了红白喜事,也来请他写对联,写对联虽是免费,但总是有管饭管烟等小的酬谢,再说,也受人尊敬呀。我父亲起初只是写楷书,后来又写起来行书和隶书。这写来写去,就有点文化人的架势了。他不但自己读古诗词,还逼着我读古诗词,他常说的一句话是:耕读传家。蛮有一股自豪感。每到寒假过年,父亲会给我们兄弟姐妹布置特殊的作业,那就是看谁记的春联多,至少得10副以上。好在这不算难,只要出门长个心眼,各式各样的春联多的是。

## 正月“送穷”

记得小时候,每年春节的正月初一和初二,母亲是不动扫帚的,任庭院、居室堆满爆竹屑、瓜子壳、糖果纸,母亲认为这两天扫地,会扫走家中的财气。到了大年初三,才将堆积的垃圾彻底清扫并送出村外,一路上还念念有词:“穷啊,哪儿远你就到哪儿去。”村人把这种方式叫“送穷鬼”,这天,称为“穷鬼日”。

穷鬼,又称“穷子”,相传乃颛顼之子。他身材羸弱矮小,性喜穿破衣烂衫,喝稀饭。即使将新衣服给他,他也扯破或用火烧出洞以后才穿,因此“宫中号为穷子”。

正月送穷的风俗自汉朝就已出现,西汉扬雄的《逐贫赋》有这样的记载:“今人作糜,弃破衣,是日祀于巷,曰送穷鬼。”到了唐代开始盛行,姚合有《晦日送穷》诗:“年年到此日,沥酒拜街中。万户千门看,无人不送穷。”宋以后,送穷风俗依然流行。清人俞曲园《茶香室三钞·送穷鬼》录前朝人的词有:“奉劝郎君小娘子,空去送穷鬼。”

关于送穷的日期,有几种说法:以正月初三为送穷日,清顾禄《清嘉录·小年朝》:“《远平志》:正月三日,人多扫积尘于箕,并加敝帚,委诸歧路以送穷”;正月初五送穷日,民间谓之“破五”、送“五穷”;《岁时广记》引《岁时杂记》说,是在“人日”(正月初七)前一天,即正月初六;还有一



每到年跟前,我们家的院子里就异常热闹,前来让父亲写春联的亲戚和乡邻总是络绎不绝。父亲在院子里摆张大方桌,一盒墨汁,两支毛笔,一块压石,然后将军似地被人簇拥着,他把裁好的红纸展开,凝神片刻,饱蘸墨汁,挥毫疾书,一气呵成。父亲从不在纸上打格,也从从不写到半截停笔思考。他总是想好了再写,写了就不再修改。他说:修改只会越抹越黑,胸有成竹才是最好。

我作为父亲的帮手,主要负责裁纸。这裁纸,说起来简单,其实蛮有学问,怎样裁才合理,不浪费纸张,得心中有数。而且这剩下的边角料,其实也有用处,比如可以做成礼簿,做成鞋样,还可以做成小本子。这都是父亲教给我的,让我从小就学会了“精打细算”。

一直要忙到年三十,我们家院子里才消停下来。

春联红,年味浓。如今父亲已老眼花,很少写毛笔字了。但每年家里的对联,父亲还是会坚持自己写,和我们讨论写什么内容?什么字体更合适。这种文化氛围,在耳濡目染中已不知不觉传给了孙辈们,他们也不甘示弱,禁不住拿起毛笔,要在红纸上写上一通。仿佛比赛似的,一番冥思苦想,一番高谈阔论,一通评头论足,风雅斗趣,成了我们家过年的一件盛事。

■ 湖北枣阳/乔兆军

说是在晦日,即正月的最后一天,据《文宗备问》说,“穷鬼”本死于正月晦日。

正月送穷的方式颇多。韩愈《送穷文》中,提到要为穷鬼“结柳作车,引帆上墙。”也就是说,送穷时既要为“穷鬼”准备下象征性的车船,还要给“穷鬼”带上干粮。有的地方是用纸制作妇人,身背纸袋,装屋内秽土扫置袋内,送出门外,俗谓“送穷土”“送穷媳妇出门”,并放鞭炮“崩穷”。而简单点的,也是最常见的,只是放串鞭炮将垃圾送出门外便完事。

记得以前,在我的乡下老家,有一位远房表叔,他最看重送穷了。每年正月初五,不仅要大张旗鼓地送“五穷”,还一早起来挑满一缸水,说是“填穷坑”。如此这般,可表叔年年还是住着土坯房,逢年过节都要跑到镇里求救济。

有几年没回老家了,今年过年回去,遇见了表叔,他红光满面,乐呵呵拉着我去参观他新盖的楼房。原来,镇里实行精准扶贫一对一帮扶政策,表叔不再等、靠、要了,而是在镇里扶持下搞起了蜜蜂养殖产业。目前表叔的蜜蜂养殖规模近70箱,年产值8万余元,单单这一项就已经让他脱贫致富了。看来,穷并不可怕,只要心不穷,我们就能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将贫穷彻底送走,过上富足的好日子。

## 穷不离书

■ 安徽合肥/王富强

在中国历史上桐城派的影响甚大,笃实好学的文风带动了整个区域文化的发展。我的老家与桐城相邻,强劲有力的文风吹过来,连大字不识一个的人都被感化了,为了让孩子上学可谓使尽股肱之力。

社会层面的宣传直截了当,在村部的墙上写着:再穷不能穷教育,再苦不能苦孩子。村民之间常常把一句祖训挂在嘴上:穷不离书,富不离猪。家境再穷,孩子的书不能不读;家境再富,猪还是要养。因此,人们在思想上形成一个不谋而合的共识:读书考学才是孩子们唯一的出路与选择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当到了开学季,家长们都紧锁愁眉,几元钱的学费不算多,但对于种田的父母来说可不是件简单的事。那时价廉物美,农产品也随行就市,卖不上价钱,我们的日子就显得格外贫穷。

为了学费,个别母亲放下尊严,领着孩子来到学校,向校长哭诉家境的困难,请求延期缓交,但孩子的书不能耽搁。如果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,等于把孩子未来的路堵死了。只要理想的大门开着,手搭额头或许还能看到前方隐隐约约的希望之光。

为了学费,孩子们也各显神通,下河捕鱼,上山砍柴,春夏之交夜间到田里钓黄鳝,冬季枯水季到河边挖莲藕,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,然后一分一角地攒起来,藏在小铁盒中,

留着急需时再用。偶尔也会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捡破烂,把别人家房前屋后旧鞋底破塑料盆等废旧物品收集起来,抬到县城废品回收公司去卖。路过街头飘香的油条铺子,馋得口水直流,但决不会化一分钱去买。生活在贫穷的环境里,我们都适应了贫穷。当幸福来临时,我们就会倍加珍惜。

受成长环境因素的影响,我们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品德,那些做法简直让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。一支铅笔用到最后两只手指头都捏不住了,找来空心的管子,把笔头插进去继续使用。一块橡皮用了只剩下一丁点还留着,舍不得丢弃。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给家庭减负给父母减负的思想。

那时候读书没有补习班、培训班,就连课外辅导材料也没有,全靠书本、全靠课堂、全靠自己。

读书,可以拓展视野、增涨知识。我们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进学校,坐在教室里,我们的心灵会插上一双隐形的翅膀,飞向辽阔的天空,看浩瀚的宇宙,探索其中的奥秘。如果离开学校和书本,我们便一无所知,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苦度人生。把书本牢牢地攥在手上,就如同把命运攥在手上一样,不离不弃,或许到头来还会收获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

站在知识的大门外,看着里面变幻莫测的天地,任凭贫穷的滋掠,任凭身心的煎熬,始终初心不改。我们瞪大一双如饥似渴的眼睛,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世界。

## 飘香的烤糍粑

■ 湖南南县/陈青延

传统的春节年年过,唯有那飘着一缕香味的烤糍粑,不但给家乡带来了浓郁的年味,而且还给我带来满嘴的馋涎。可以说,一年一度春节的到来,家乡的人们打了糍粑,切成一块块,开始围着火盆火炉烤着吃的时候,随着烤糍粑的飘香,年味就开始逐渐浓烈起来了!

儿时,每到腊月,乡下父母从村里借来石臼,只要打出糍粑,冷却切成块块后,我就会隔三差五地拿上几块,走到一家人烤火的火盆旁,用一把火钳,打开一条缝,横搁在火盆上,摆上一串糍粑,来回翻烤着。

那时节,农户家里烤火用的是旧洋瓷盆子或瓦火钵子装火。生火的燃料大都是瘪谷壳、糠头和锯木灰等。由于我年龄小,又没有掌握烤糍粑的技术,往往烤出来的糍粑,不是烤得上面有焦斑,就是翻得上面沾满了火灰。尽管如此,我烤的糍粑,还是香气扑鼻,吃的津津有味。

流年似水,时代变迁。到了我十多岁以后,每年春节期间,家里火盆里或火炉里生火用的燃料已都是木炭和煤炭,我们一家人烤

糍粑,不光用火钳烤,有时还用筷子烤。这样一来,在把握火候的情况下,烤出来的糍粑,鼓胀得像一块雪白抛抛的棉花糕,香味飘逸,令人垂涎欲滴。

岁月红尘催人老,烘烤糍粑仍不了。三十几年后,栖息在城里的我,已年近花甲,每逢春节,都会回到农村老家过年,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,我经常要拿着一些糍粑块块,烤熟给儿孙们吃,自己也禁不住要吃上几块。

不过,如今我在老家烤糍粑,用的工具和设备,不再是那种火盆与火钵之类的东西,而是用的干净卫生的电炉与烤箱了。

可以说,家乡的农村,每逢春节到来,烤糍粑的香气与风俗,香醉了农家,也香醉了乡村,成了一种定格在我心底深处,永远抹不掉的年味与乡愁!

